# 追 響 少 年 安 那 其 — 獻 辭 給 曾 經

特刊

回到更早以前，我對大學時代的淡江記憶影像，竟不知所由地與陳映真在〈我的弟弟康雄〉裡的這一段描寫有關「他們都留著長髮，漲紅著他們因營養不良而屍白屍白的眼圈，講著他們各自不同的奇怪但有趣的話，或者怯怯地沈默著，半天不發一語。」這是小說中那位全身充滿豐饒疲倦的少婦，對她年輕而早夭的弟弟與戀人畫家所作的記憶素描。剛開始，我並未深究如此的直覺是怎樣聯繫起我對淡江生活的懷想，而記憶影像與小說情節的交疊錯生，又可能洩露出什麼樣的真實？我也說不出個理由。唯一確定的是小說中那位年輕的虛無者，幾乎已經成為我對大學時期所有記憶聚焦的原點。後來，進了研究所，不再因為接近了一片飄葉的邊緣，而隨時隨地渴慕留下造亂的指痕。所以，認真地以為自己好似和虛無悄悄聲地道了再見。

直到開始準備論文的秋天，和施淑老師談完大綱的午后，秋日的斜陽，透映在研究室的百葉窗片上，好像無數張著繁盛葉芽的眼睛，開始閃爍逐層跳動的光點，它們彷彿隨時都在記錄一種幼嫩的心情和將老的記憶，以一種伸張的姿態，只為了捕捉分分秒秒之下彼此萌芽的動作。當時，尚不清楚自己將要踏上的書寫旅程，會在怎樣細緻與騷動的對話之間，從分裂歷史的罅隙微光之中指向詩的自由。走出研究室的我，還恍恍地走在飽含幸福意味的秋陽底下，卻乍然地回味起老師方才帶有寬容的笑意對我說「就別再無政府主義下去了！」剎時，我才頓時捕捉到屬於淡江的這一段安那其（Anarchist）的歲月。

如果，以少年安那其作為我追響淡江歲月的起點，那麼，沿途我幾乎要喊出每一位藏匿在漠漠人群之中的奇異靈魂。他們始終保有的姿態，來自遙遠的目光撫觸之後，便會

進入軀體內部飽蓄良久的熱量。儘管他們只願說出一些很輕的句子，繼續閒晃在漫無規章的文法裡；或者，決心與世俗世界背道而馳地植入爆裂的生長，以便反叛歲月逐漸拉長之後的灰色眼睛，並由於剝開人群陳舊的皮膚，而拒絕偽裝世故的表情。某一種淡江的氣質，在他們身上特別彰顯出一種來自荒漠，卻又飽含著奇異熱情的目光，使他們這一群穿過山崗黃昏的少年，甚至在還來不及辨識時間的命題時，已經多麼無畏地投入所有一切熱望青春的儀式。

這一股特殊的氣質，一直反映在具有獨立創造的思考力上。你可能不經意的遇見那個漫步在宮燈道上冥思的詩人，他幾乎願意與一片葉子說話的靜默，讓你不由得驚奇一種內在生命的純粹；或者，我們經常是半夜拖著涼鞋，走過昏亂水源街的一群人，當殘餘的飢餓，繼續流徙在美味四溢的攤位上，暗處埋伏的小說家可能已經偷偷翻拍了今晚垂涎的津液，在紛紛擾擾的市聲中，打造他創作的閣樓；也許，我們更愛佔據煙氣瀰漫的咖啡館，大聲地辯論九0年代最後的革命方向，而你可以瞥見旁邊那一桌的孤獨身影，則是將自己沈溺在煙霧思維的哲學家，他正在為下一個世紀的心靈美學，構思未完成的備忘錄；還有還有，面對夕陽告別地平線的那一刻，我們一起聽見屬於淡江的歌聲，如此舒放地展閱在觀音山柔美的凝視底下，然後，我們沿著河畔朗朗訴說晚風的心情，民歌手時常就席地而坐地在書卷廣場上，和我們一起聽見草地上恣意的笑聲與歌唱；或者，我們總要隨處攤開一張寬幅的牛皮紙插畫，那裡面密密麻麻的爬滿了所有淡江人的記憶，許多人都會偷偷地珍藏起那麼一張屬於淡江人的地圖，並且逢人便要說我們一起戀亂淡水的由衷情愫，那種混含著最甜蜜的秘密裡，幾乎一一考證了記憶裡每一部位的細節。因此，耽留下的圖像，成為最好的物戀癖見證，而畫畫的人兒，也許為了防止某種感傷的泛濫，早就再度背起畫袋，繼續蒐集在地觀點的視覺影像。同是淡江人，我們大概時常要抱

怨到處與人群為伍的擁擠，卻又常常因為沒有了熱鬧的長街與人群，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滋生漫遊的寂寞罷。這麼多年了，即使再享受孤獨的人來到淡江，恐怕都不免染上了像波特萊爾（C. Baudelaire）所說的「在人群中的快感是數量倍增的愉悅的奇妙表現」的確如此，如果我們以同等的喧嘩和震驚的眼神，目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淡江人，便彷彿時常要為目光中的人群蔓延出奇異的熱情，來體現青春歲月的見證。這樣與人群保有距離，卻又秘密地進行一樁樁追憶形象的幻戲，便彷彿為安那其的歲月說明了記憶的來源。

也許有人要起了疑竇，究竟屬於少年安那其的虛無與來自人群的熱情凝視之間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我想，其中可以綰結的關鍵點在於：身處淡江，你幾乎由於一股山水靈氣的拂照與浸息，使得在這裡每一株敏銳而細緻的年輕生命，都將在種籽成長出滿覆綠蔭的生長過程中，孕育出豐美的心靈土壤，並深切地感激這一片好山好水，富裕了每一吋蘇活的呼吸。淡江自由、開放的校風，使得沒有圍牆的校園，更成為每一個虔誠而躍動的年輕生命，能夠毫無顧忌的茁壯於山崗的風雨之中。

我們以五虎崗為中心，向周圍輻射出我們的行蹤：從凝望大囤山的雲嵐，便知道如何測量雨水的深度；或者，你總是沿著北海岸線呼嘯而過，以為野漫的長空，終將使最遙遠的心願全都攏到身上來；而沿窗聽雨的日子，其實成為在淡江最後倒數計時的日子裡，最令人回味的生活樂趣；渡船口旁的長堤，又成為多少細數年輕心事的紀念站。當我們在閱讀年輕的心情與書寫自我的同時，在每一個熟習的角落裡，全然地成為記憶駐足的光點，我們緩緩甦醒於傾聽的流域，望見與自己視線交錯的波紋，一如濟慈（Keats）將名字寫於水上，細問生命裡將會有多少個名字從我們身邊划盪出遊？又會有多少個名字，從此墜落在聲河裡，沈沈地惦在某個角落，只等待相遇時彼此碰觸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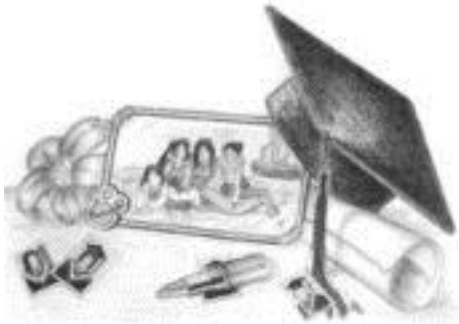
。

抑不住被純粹肯定的一日，往前的日子便是其他的季節了，開始允許遺忘的曾經，竟任性地作起箋注來，我們幾乎不可能在長夢並不知道自己細微的傷感與呵護的幸福，彷彿一閉起雙眼，光，仍在記憶的原鄉，找尋旅行的影跡。如果開始在結束之後？孩子一般傻呼呼地以為日子長出了尾巴，可以拖曳成願望的星河，我注視著身上逐漸離去的航線，每一天每一天直到天涯的盡處…直到有一天，我們再度讀見彼此美好而年輕的靈魂，胸口便要翩飛起一羽追尋的蝶翼，是的，如同遇見一雙可以陪伴流淚的眼睛，她將治癒人生綢繚的苦痛，讓我們都不再因為野遊而幻滅。

我特別感到幸運的是整個大學與研究所時期，都得自淡江中文系的汲養。雖然，來自中文系內部傳統與當代社會的糾結性，時常使我產生某種既抗拒又迎合的知識力道。對我而言，知識的生產關係，毋寧更是一種位置關係的標誌，它來自性別、語系、文化與社會。很有趣的是，我發現這些伴隨著寫作與閱讀的思考，竟一直與身為女性身分有關，身在中文系，卻一直對於文化身分有一股特別的情結，它也許牽涉到個人成長經驗中，尤其是認同與汲養文學/文化的過程，對於主體形塑的影響成因。尤其，一名身為中文系出身的女性，她在整個文化教養的學習下，一直扮演著被內化的女性角色，在古典文學的論述領域上，她一直要面對的是傳統文學/文化文本之中女性形象被統合在一個論定的角色意涵下，以致時至二十世紀末，她仍然對某種典範的話語，產生了阻抗與潛抑的心理作用。不可否認的，過去的成長過程，我受到這樣的文化背景的影響，是非常深厚。但是，當傳統的女性文本裡，找不到汲養新生意識的開啟時，我選擇逸離話語給定的規範，而開始以書寫的力量，踰越可能的界定。

這樣的轉變，當然與大三修習李元貞老師的「婦女文學」有關，對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以及相關女性文化的研究關懷，有助於我思考自身在一種話語規範下的位置，也更加強我對虛假的女性形象的一種反叛。新生的自我，便在踰越文本的書寫策略上，找到快感的形式。寫作片刻裡，它成為換取生存的另一種驅力，以至於讓騷動的不安，時時處於毀滅與死亡的現實道路上。我時常可以感受到陌生的安靜與熟悉的不安，並時時存在於寫作的身體之間。這樣的改變，令人不安，卻也教我更勇於突破自我，我想這應不單只是知識型態的獲取，而更是一種生命驅力的恣放，它可以透過各種騷亂多姿的書寫形式，擺並不安的風力。

另一道關於知識份子精神系譜的開展，則使我想到自己的指導老師施淑先生，當了施老師六年的學生，有時，對老師那個世代真是起了懷想的鄉愁。一方面來自於施老師左翼經典的深厚涵養，在知識學程的道路上，她啟示了我追索左翼精神系譜的開展。尤其，我特別對三0年代文學思潮投注了關照的心力，這樣的知識受洗是彌足珍貴的。它來自知識份子對於理想主義的追尋與堅持，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時空不時仍要遭受到現實的迫力，但是，不管是承襲自啟蒙論述、或是左翼傳統，我都從施老師的學養背景裡，得到了認知與探索的力量，它不再僅僅陷溺於個人主義式的青蒼與虛幻，而是知識份子對文化理想的追求，來自於意識界的改造與變革。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到新馬學說，施老師豐富的理論素養與對於中國/台灣現代文學現象的思考，在在使我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視野上，開啟了一扇富有前景的視野。這些學習經驗與心得，都是這幾年在淡江歲月的一種感激。

如今，學位論文終於交出成績了。畢業在即，我願意細數每一次離別的眼神，它總教我以更深的凝視向月蔭縷縷生岸的盡處行去，也許是為了摘取一枚傍路的掛念罷。

所有的眼神彷彿與告別相逢，即使在時間的盡頭，我仍願意再度給曾經一個深重的擁抱。雖然，清楚的感受有些記憶太重。但，如果眼神不是飛往遠方的地圖，那麼，握在手上的記憶，是否也如同虛構？夜晚的星座，是不是還在嚮往初次的誕生？再一次走入記憶的甬道，那裡，我遇見了一截漫遊的影子，突然被熟習底腳隻，找到了距離地心的路程。追嚮少年安那其的路上，我知道光在那裡。只是，竟夕未眠的星子，終將歸舞—山崗最後的夏季。